

以茶入詩－論蘇軾〈汲江煎茶〉之審美意蘊

顧柔利

陸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汲江煎茶〉詩，歷代詩評家給予許多讚嘆，如：[宋]楊萬里《誠齋詩話》「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清]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六卷「舒促離合，若風湧雲飛」，另，紀昀《紀評蘇詩》「細膩而出以灑脫，細膩易於黏滯，如此脫灑為難。」近代學者針對宋代「詠茶」議題研究，並將〈汲江煎茶〉放入其論文中探討，皆有貢獻及參考價值；然而，並未將「以茶入詩」與蘇軾審美精神結合，深入探討融鑄於茶詩中之審美情趣。蘇軾如何於儋州艱困的環境中發現美、體會美，並將茶道融入詩作中，將「茶詩化」，建構出一幅煎茶的美圖畫卷？本文以〈汲江煎茶〉「以茶入詩」為主軸及「審美意蘊」之美感特質為概念，說明蘇軾於萬物靜觀中，感受大自然給予我們生命力量，俾讀者可以汲取蘇軾人生智慧，讓生命無論處在任何環境中，均能過得精采且有意義。

關鍵詞：蘇軾、〈汲江煎茶〉、審美、反常合道

一、前言

蘇軾（西元 1036 年～1101 年），王水照說他是一位「超越苦難的智者」¹，林語堂對蘇軾則讚嘆說：「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一個工程師等」²。蘇軾不僅性格多元，亦有多元的筆觸，〔清〕劉熙載說他是：「無事不可入，無意不可言」³的詩人，特別是生活中很多與飲食有關之詩作，不但寫出豐富的飲食種類，而且還能通過這些日常飲食，品味出生活情趣。⁴

蘇軾不但講究飲膳美食亦是一位愛喝茶種茶的人，「茶」是日常生活中的飲品之一，更是窘困生活中的精神療癒。「茶」透視蘇軾的精神生活，蘇軾以此超越物質，更將「茶」提升至人生情懷與自我心靈對話，其作品中詩、詞、文等體裁，皆有詠茶之作。學界針對其詠茶論述的碩博士論文舉其犖犖之大者有：蔡宗翰，《蘇東坡詠茶詩研究》、林麗玲，《蘇軾詠茶詩研究》、黃信榮，《蘇軾茶文學研究》，黃氏之論文特別分析蘇軾的飲茶方式與器具，藉此來探究茶文學所蘊含的文化意涵，其內容以茶藝為主。單篇論文有：良珍明，〈千江有水千江月—從《汲江煎茶》看蘇軾的精神品格〉、吳華陽，〈「枯腸未易禁三」—蘇軾〈汲江煎茶〉詩句析釋〉、陳金英，《蘇軾〈試院煎茶〉、〈汲江煎茶〉之論析比較》以上學者針對宋代詠茶議題之討論，皆有貢獻及參考價值。

〈汲江煎茶〉為〔宋〕楊萬里津津樂道之詩，《誠齋詩話》如此讚譽：

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⁵

〔宋〕楊萬里認為第二句「自臨釣石取深清」一句之中有五意，寫得精彩至極，更見其作詩之功力。首先用七個字寫出五層涵義，若非練字之工，斷難為之。水是作者自己取非遣奴僕；且在釣魚的地方，因為魚集中的地方水質好，此外須至釣台深處取水，因深處水清、較好；水清、流動大，流動之水，水質好則魚蝦多。黃永武在《中國詩學·設計篇·談詩的密度》說：

這二句詩是靜觀思考後組成的極度精密的句子，換句現代的術語來說，它是一句具有「高度知性」的詩，但卻表現得如此自然平易，而七字之中，能具有五層意義，密度之大，可以想見」。⁶

此詩一句中分作數層，如撥蕉抽筍、層層入裡，更能表現出濃稠的密度，⁷此為蘇軾過人之處。黃永武看法和〔宋〕楊

¹ 引自王水照：《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蘇軾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頁2。

² 林語堂：《蘇東坡傳》，（北京：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頁2。

³ 〔清〕·劉熙載：《藝概》卷4，〈詞曲概〉，（臺北：華正，1988年8月），頁108。

⁴ 蘇軾飲膳之研究者有：陳金英：《蘇軾飲膳文學美感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2年）、江梅綺：《蘇軾飲食觀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⁵ 〔宋〕楊萬里，《誠齋詩話》收入〔清〕丁仲祐編訂：《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6月）頁155。

⁶ 黃永武：《中國詩學》，（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頁87。

⁷ 同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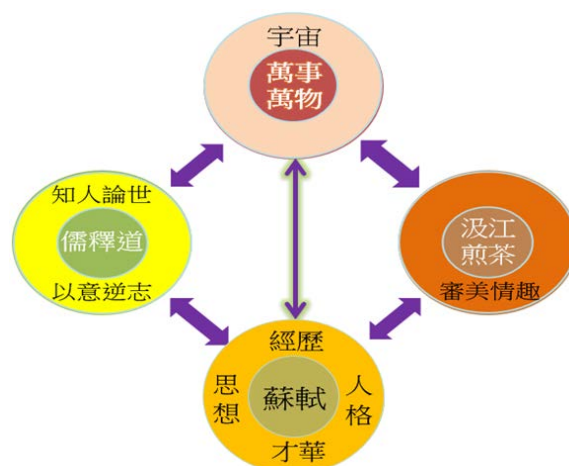
萬里相同。誠如〔梁〕劉勰所言：「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⁸，蘇軾做到了，所以〔清〕紀昀《紀評蘇詩》說此詩：「細膩而出以灑脫，細膩易於黏滯，如此脫灑為難」⁹。楊萬里、紀昀獨具慧眼看到蘇軾以「茶」入詩為媒介，藉由煎茶映襯出自己如同江水、明月般的內心世界。

以上為歷代詩評家及當代學者對〈汲江煎茶〉之讚譽，筆者參閱學界方家之文，梳理蘇軾如何將「茶詩與藝術美感」結合，故以「以茶入詩」為主軸及「審美意蘊」的美感特質為概念，藉此探究身處儋州的蘇軾，如何在現實與心靈間取得平衡；如何把握當下，忘懷得失，以禪宗、老莊的「內向反思」，及「反常合道」的美感特質寫出興味好、興趣佳、有審美意蘊的〈汲江煎茶〉？身處現實紛擾環境的現代人，如何汲取蘇軾將「解頤之飲的茶」轉化為「凡物皆有可觀」的人生智慧，「茶」不僅是生活中提神益思之飲，也可將茶詩化，成為讀者心靈的撫慰與能量，此為本文研究之動機。

二、活水活火、取水擇薪之茶藝

何謂美？美的感受，有心靈的意象美，有外在的客觀物象美，也有主客體統一、物我合一之美，如果從作品來談對讀者美的感受，是必須將作者的經歷、人格、

才華、心理、語言等因素放置當時的時代背景中，這就是孟子所謂「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¹⁰。讀者需要了解作者，並將文本放置當時語境中，以其領悟，透過閱讀文本，逆推作者之本意，才能真正深入作者的情感、心靈世界，探討其人生感悟、人品美德、及其豐富的審美想像空間。「以意逆志」如不能放在「知人論世」中，容易「妄度」或詮釋「失真」。蘇軾以儒家治世、以佛修心、以道養心，在其豐厚的學養，個人的生命閱歷中，以其奇趣想像，將〈汲江煎茶〉寫得生動傳神，情趣盎然，以下分項論述〈汲江煎茶〉審美意蘊：



圖一 11

〈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¹²

首句直接點出了詩人的煎茶理論：煎茶要用好水(活水)，且是源源流動釣石邊的江水，垂釣處的水不湍急，亦非深潭，

⁸ 〔梁〕劉勰著，周振輔等注：《文心雕龍注釋·神思》：構思的妙處，是作家的精神與物象融會貫通。精神蘊藏在心中，卻被人的情志和氣質所感染；外物接觸到作者的是聽覺，再靠藝術語言來表達。在構思的時候，心靈沉靜，思慮專一，精神無染。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來瞭解萬事萬物。如同一位有獨到見解的工匠，根據想像中的形象，創造藝術作品。這是寫作之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5月），頁515。

⁹ 參見陳新雄著：《東坡詩選析》：「紀昀《紀評蘇詩》言〈汲江煎茶〉細膩出於灑脫。」（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3月），頁508。

¹⁰ 參見《孟子·萬章上》：「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¹¹ ；〈汲江煎茶〉與宇宙、作品、作者、讀者之對應關係。（顧柔利製作）

¹² 蘇軾著，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上》，（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頁529。

水質鮮活且較潔淨，如〔宋〕朱熹〈觀書有感〉：「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樣的水《大觀茶論》¹³云：「水以清、輕、甘、潔為美」古人烹茶，極重視水的品質。清、輕、甘、潔，就是對水的講究。清也，要求水澄清不混濁；輕也，好水質地要輕，即如今所謂「軟水」；潔，要清潔乾淨，無污染之水。這三者是講水質。甘則指水味，水質入口甜美，不鹹不苦。

水的品質優劣是煎茶時的重要元素，〔唐〕陸羽《茶經·五之煮》中提及擇水之道記載：

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湧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頸疾。¹⁴

據上所述，古人擇水，以山中的流水為上品，且需取迴流於泉水石旁緩緩流淌的水，如瀑布洶湧傾瀉的流水不要喝，否則飲用多了，會產生頸部的疾病。

蘇軾在惠山，曾品嚐泉泡的茶後，寫下：「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蘇軾任常州刺史時，得到「小龍團」茶中珍品，於是決定用天下第二泉來煮「小龍團」。蘇軾以「奇特」的想像，將「小龍團」比擬天上的小團月，再用天上的小團月來試人間的第二泉¹⁵。可見蘇軾對水性與茶品的了解與重視。蘇軾深知烹茶用水的重要性。《江鄰幾雜誌》曾記載：「蘇子瞻嘗與蔡君謨鬥茶。

蔡茶用惠山泉。蘇茶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可見，當飲茶已成百姓日常生活之必需品，陶瓷（窯）業的發展，則隨之盛行。¹⁶

要煎出好茶除水質外，對薪柴的選擇也是關鍵。〔唐〕陸羽《茶經·五之煮》中說：

其火用炭，次用勁薪（謂桑、槐、桐、樞之類）。其炭，曾經燻炙，為臃膩所及，及膏木（膏木為柏、桂、檜也）敗器，不用之。古人有勞薪之味，信哉。¹⁷

據上所述，煎茶最好的燃料是木炭，（因為木炭少煙害），其次用硬柴，沾了油膩的柴，及朽木都不宜烹茶。陸羽還引用「勞薪之味」的典故。這個典故在《晉書·荀勗傳》記載：「荀勗和皇帝一起用膳，荀勗說這些飯菜是『勞薪之炊』，認為這是用使用過很久的木材燒的，有異味，不好吃。皇帝問廚師果然是用舊的車輪木燒的¹⁸。唐、宋以降都把炭火稱之為「活火」，及冒著火焰的木炭。陸羽《茶經》論煎茶時有「茶須緩火灸，活火烹」的說法，緩火就是小火，活火就是猛大火。蘇軾認為煎茶就要用活火，才能保持泉水的甘鮮，煎茶時才能散發茶香，茶味芬芳回甘中，使品茗者能品嚐到茶的好滋味。〔宋〕胡仔（1095—1170）《苕溪漁隱叢話》對

蘇軾稱道：

¹³ 〔清〕陸廷燦撰：《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續茶經》引《大觀茶論》（北京：中國書房，2014年1月），頁238。

¹⁴ 〔唐〕陸羽撰，《欽定四庫全書·子部茶經》，（北京：中國書房，2014年1月），頁38-39。

¹⁵ 「小龍團」是北宋蔡襄創製的一種名茶，宋時茶葉製成餅狀，稱茶團，這種茶在茶團上飾有龍鳳圖案，又稱「龍鳳團茶」，有大、小之分，皆為上等貢茶，但是小龍團品質更精，所以尤為珍貴難得。

¹⁶ 引自楊景琦：《論蘇軾詠茶詩之人文生活意趣》，康大學報6期，2016年4月，頁71-90。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第三章〈手工業的地域分布〉，第四節「陶瓷業」，（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10月），頁225-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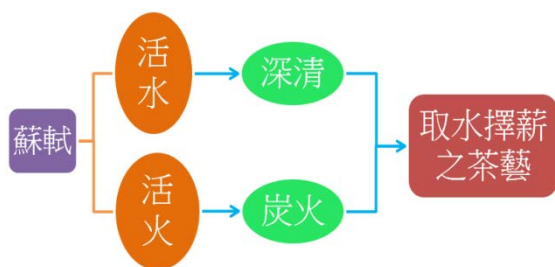
¹⁷ 同註17

¹⁸ 古人對煮茶的燃料要求：1、燃料性能要好，火力不可太低，也不可時強時弱。2、燃料不能有異味，但氣味可依據飲用者愛好之不同，有不同的選擇。

此詩甚奇，道盡烹茶之道，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其理矣¹⁹

綜上所述，〈汲江煎茶〉：「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破題極快，並且突出兩個「活」字，釣石是雅物、釣石下清澈無汙泥的清水，轉彎處、魚蝦寄生處，何嘗不雅？蘇軾親自到釣石旁汲水煎茶更雅；難怪黃永武說：「此詩開頭二句是靜觀思考後組成的極度精密句子」，蘇軾雖不用山水，用江水也能體會到飲茶的意蘊。

活火烹活水更能激發水性，活水在轉動的火焰作用下，水氣瀰漫四周，多了一份朦朧之美，詩中呈現的是一幅蘇軾親自就地取材，煎茶中體會取水擇薪之趣。〔清〕吳喬《圍爐詩話》說：「子瞻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可謂《茶經》」²⁰。下以圖呈現蘇軾煎茶之景況：



圖二²¹

三、茶禪一味；大瓢儲月、小杓入江之茶境

自唐始，中國茶文化之發展與禪宗之影響，關係密切。因禪宗的圓通，主張坐禪修行，所以帶動茶文化之發展。²²

北宋僧人「坐禪」修行與茶飲亦息息相關，「坐禪」是僧侶們自身修為「明心見性」之法，品茶使人心靜祥和，能收靜心養生之效，於是「茶」成為僧侶們「坐禪」中，不可或缺之物，此為茶道與禪宗意念相通之處。²³中國「茶禪一味」之說由〔宋〕臨濟宗大師圓悟克勤提出，意指禪味與茶味是同一種興味，品茶是參禪的前奏，參禪是品茶的目的，兩味「水乳交融」。²⁴〔明〕人瞿汝稷（1567—1644）在《指月錄》記載：

有僧到趙州，從諗禪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吃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吃茶去」²⁵

這則故事也隱含「茶禪一味」，茶禪是可以同源、同道。現今看到媒體廣告「喫茶趣」，其創意的背後有唐代禪僧趙州和尚的有趣故事。

²² 引自王玲：《中國茶文化》，（臺北：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頁102-103。

²³ 有關茶與禪道之論述：單篇論文有楊惠南先生〈茶道與禪道〉、蕭麗華教授〈唐詩中的茶禪美學〉、吳立民教授〈中國的茶禪文化與中國佛教的茶道〉等；專書如日本·伊藤古鑑著《茶和禪》。

²⁴ 轉引廖羽屏《黃山谷詠茶詩探析》，（國立彰化師大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103。

²⁵ 引自CBETA漢文大藏經，CBETA電子佛典集成，第83冊，〔明〕瞿汝稷：《指月錄》，卷11。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詩人趙樸初曾，在1989年為中國茶文化展示周題詩：七盞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千百渴，不如吃茶去。勸遊客小憩片刻為好，且從從容容，品了茶再走。

¹⁹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33，（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254。

²⁰ 〔清〕吳喬：《圍爐詩話》，收於郭紹虞編訂：《清詩話續編》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頁608。

²¹ 蘇軾「活水」「活火」取水擇薪之茶藝。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辯》提及：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²⁶

「詩」更是傳達禪悟的媒介，因禪與詩皆注重主體心靈的直覺創造性。蘇軾佛學與儒學相融，佛典中的偈頌語言及道理，會滲入影響其詩作，使其語言風格機趣與理趣橫生，使詩作有別具一格之妙悟。如同鍾美玲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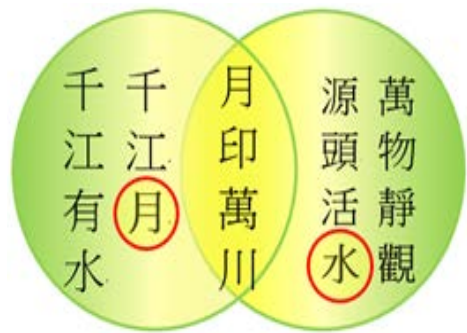
在詩歌意境中，不論是從事審美觀照或審美體驗，興會的爆發來自直覺非邏輯性的思維活動，像似參禪剎那悟得真知，亦來自於直覺的體悟。²⁷

據上可知，文藝審美的心理活動和禪宗禪理契合，於是詩境與禪境交融，合而為一，故宋代詩論家遂有「詩禪一致」與「學詩如參禪」的體會。〈汲江煎茶〉更特別之處是：蘇軾將「茶、禪、詩」合而為一，以下從〈汲江煎茶〉領聯論之：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²⁸

此詩領聯寫蘇軾在靜謐的春夜，踏著清透鮮活的月色，提著水甕、水瓢，到江邊垂釣之處，汲水煎茶²⁹。天上明月映

照水面，彷彿「千江有水千江月」；此句是佛家偈語。出自《嘉泰普燈錄卷十八》：「千山同一月，萬戶盡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月比喻佛性，千江比喻眾生，只要有江水就有月；譬如人無貴賤，佛性存在每個人心中，人人皆有佛性。芸芸眾生，只要他有心向佛，就會有佛性，就如同任何一條江水，無分大小，有水就會有明月。



圖三³⁰

綜上所論，對蘇軾而言「自然景物不是作為純粹感覺」，而是「情景」「心境」與「美感」契合的「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是故，在江邊汲水的蘇軾所舀之江水，水中有明月，明月亦隨水瓢儲入春甕；此情此景是江中有月，月在春甕中，春中甕亦有江水。回家的蘇軾，再以小杓將春甕裡的水（江水支流），用小水杓分入瓦罐裡煎茶。以下為〈汲江煎茶〉的流程圖：



圖四³¹

²⁶ 〔宋〕嚴羽，《滄浪詩話》收入〔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9月），頁442。

²⁷ 參引鍾美玲：《北宋四大家理趣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7月），頁181-182。

²⁸ 同注17。

²⁹ 垂釣之處，水不湍急，水質比較鮮活潔淨，雖非天下名泉或雪水，但在窮困的儋州，蘇軾只能就地取材。

³⁰ 月印萬川，千江有水千江月之茶悟。

頷聯有月、江、瓢、甕、杓、瓶等物象，蘇軾將這些物象放入自己「禪思意念」中，親近、享受、融入自然，如〈赤壁賦〉所言：「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³²蘇軾以奇趣之想，豪放之情寫下「大瓢貯月」，寄寓宇宙之大，「一切水月一切攝」，宇宙之大無法想像，轉而會發現，自己如此的渺小（小杓分江）！在時間洪流裡，我們生命歷程是渺小短暫的，而在宇宙面前，我們所存在的空間更是狹小。被貶謫到儋州鬢髮皓白的蘇軾，已「無復生還之望」，他應如同常人般痛苦絕望過³³，但禪宗思想，作為一種生命美學，特別重視生命意義與價值，蘇軾靠著這種強大的內在精神力量，不以得失為念的曠達，在汲水煎茶中賞受宇宙自然給予的撫慰與療癒，將禪思、茶情、詩意表現在詩作中。良珍明〈千江有水千江月—從《汲江煎茶》看蘇軾的精神品格〉其單篇論文，針對煎茶與蘇軾精神品格之論，詳細精闢，本文不再贅述。



³¹ 〈汲江煎茶〉的流程圖。（顧柔利製作）

³² 蘇軾著，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上》，（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頁268。

³³ 〈與王敏仲八首〉：「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於海外。」〈到昌化軍謝表〉蘇軾如此表述：「臣孤老無托，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仰於海外，寧許生還。」同注34，頁103、頁609。

圖五³⁴

四、坐聽荒城、長短更；味外之旨茶韻

蘇軾月夜獨自煎茶、泡茶、喝茶、沉思，雪白般的泡沫隨著翻轉的茶腳漂了上來。蘇軾將茶水倒進茶碗裡，茶水聲如風吹過松林所發出的聲響，荒城夜來，「更長漏短」，一片孤寂景象；以下論述〈汲江煎茶〉頸聯、尾聯「味外餘意」之茶韻：

茶雨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

枯腸未易禁三盃，坐聽荒村長短更。³⁵

此詩頸聯已從汲茶到煎茶，「已翻」、「忽作」、「煎」與「瀉」的動感暢流，將一幅平面的畫面轉成立體的動態形象。然而此詩也因詮釋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審美感受，吳華陽說：被選入許多現代的蘇詩選本。詩中第七句：「枯腸未易禁三□」，現代選本的註釋往往有些不同，使讀者頗為困擾，下引其文：

在許多現代的蘇軾詩選中，第七句：「枯腸未易禁三木宛」，往往有不同的註釋。以「枯腸」而言，就有：枯渴的腸、腸中無物、思緒過多、思慮枯竭等；以「未易禁三木宛」而言，就有：喝不了三碗、經不住三碗好茶、受不了三碗茶等。這些不同的註釋，究竟那一種比較恰當，多參考幾種現代的註本，似乎仍然很難從中加以選擇。

吳華陽於「枯腸未易禁三□」〈蘇軾〈汲江煎茶〉詩句析釋〉認為「枯腸」

³⁴ 蘇軾以禪入詩總圖。（顧柔利製作）

³⁵ 同注17。

「比喻才思枯竭」，較為接近蘇詩的含意。³⁶陳金英於蘇軾〈試院煎茶〉、〈汲江煎茶〉之論析中提出另一種詮釋：

尾聯出句二二一二、對句二二二一，（枯腸/未易/禁/三碗，坐數/荒村/長短/更），可從句式的不同看出蘇軾對「禁」與「長短」的節奏強度，畢竟現實人生使得蘇軾經濟困頓，腹中無油脂，所以未易「禁」三碗茶之消脂解膩。細數「長長短短」的更聲中，帶出一夜起伏的前塵往事。可見65歲的蘇軾，在整齊又有變化的句式中，傳達煎茶的情趣與內心深處的情懷。³⁷

據上所述，兩位學者以不同角度詮釋〈汲江煎茶〉「枯腸未易禁三盃」之詩意，因為對「枯腸未易禁三盃」解讀的不同，對最後「坐聽荒村長短更」所呈現的審美意蘊亦不同，筆者試從「韻」的審美情趣窺探蘇軾在月夜、孤寂、荒村中喝茶後的人生體悟。

愛茶嗜茶的蘇軾，面對剛煮好的新茶，竟無心茗飲，在荒涼的縣城中，數著長長短短的打更聲，詩中運用到聽覺意象

有「松聲」、「茶沸聲」「打更聲」³⁸。

詩意象的經營需要含蓄性，直述的表現並不是詩的本質，詩是具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特色。詩也是高密度的語言，在意象的經營上，以「象」表露而隱其「意」，讓讀者保有一些想像空間。〔宋〕范溫以有餘意論「韻」，就是這種含蓄的意象：

乃告之曰：「有餘意之謂韻。」定觀曰：「余得之矣。蓋嘗聞之撞鐘，大聲已去，餘音復來，悠揚宛轉，聲外之音，其是之謂矣。」余曰：「子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詳，且韻惡從生？」定觀又不能答，予曰：「蓋生於有餘。」³⁹

王定觀以撞鐘之樂聲來比喻「韻」、范溫表示雖「得其梗概未得其詳」，又反問道：「韻惡從生？」隨又自答：「蓋生於有餘。」，范溫認為「韻」是有「餘意」；如同樂音繚繞，深遠悠長有「餘意」的審美感受，才是「韻」。陳新雄說：

全詩就在這種淒清的畫面結束，這種淒清與前面汲江的興致沖沖，注水煎茶的意興勃勃，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前面愈是寫得興致勃勃，就愈加反襯出潛藏在詩人心理的深深苦悶，同時也更突

³⁶ 吳華陽先生比較古今版本得出結論：

〈汲江煎茶〉詩也有反用盧詩的意味。《誠齋詩話》說蘇詩：「又翻卻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木宛，坡不禁三木宛。」翻案之意，除揚萬里所指飲茶碗數不同之外，也應該包含「枯腸」的精神感受。蘇軾感受不同於盧仝的是：盧仝喝了三碗茶後有文字五千卷可供搜索，頗有自負博學的意味。蘇軾卻不勝搜攪之苦，品茗三碗以後，徒有詩興而無詩腸，頗有幽默自己腹笥甚儉的自我嘲諷意味，令人莞爾。為：「形容思慮枯竭」，《錢選本》在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注釋「枯腸」為：「比喻才思枯竭」，都較為接近蘇詩的含意。

吳華陽：「枯腸未易禁三」〈蘇軾〈汲江煎茶〉詩句析釋〉，臺北科技大學學報，2002年，頁36-369。

³⁷ 陳金英：《蘇軾〈試院煎茶〉、〈汲江煎茶〉之論析比較》，（高餐通識教育學刊 第八期）2012年12月，頁97。

³⁸ 潘麗珠對詩的「意象」稱其為：詩人意識欲對客體世界有所投射，必先與外界物象相交、作用，則是運用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各種感官去領受，因此便有所謂「視覺意象」、「聽覺意象」、「觸覺意象」及其它感官意象。見潘麗珠：《現代詩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8年）頁61。

³⁹ 參見錢鍾書：《管錘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6月）頁1353。

出了這淒清的結尾耐人尋味的意義。⁴⁰

筆者認為這種「枯腸未易禁三盃，坐聽荒村長短更。」的「餘意」已將聽覺的美感深入轉化到心靈感覺的美感，是「繁華落盡見真淳」，「絢爛之極後，老而自然的平淡美。」⁴¹，蘇軾在〈與侄論文書〉中以「平淡」來概括自己晚年的作品風格。

綜上所論，蘇軾晚年在儋州確實是過著「食無肉」⁴²的生活，腹中無脂油，所以喝不下七碗茶，然而從范溫有「餘意的韻」來詮釋「坐聽荒村長短更」，讀者不僅感受到〔唐〕司空圖「味外之旨、韻外之致」⁴³的含蓄蘊藉之美，更可窺見蘇軾是一位「超越苦難的智者」、「無可救藥樂天派」的詩人，他或飽足或飢餓都可以超然自樂，這種以「韻」

⁴⁰ 陳新雄：《東坡詩選析》，頁510。

⁴¹ 蘇軾〈與侄論文書〉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旦夕學此。」據上所述，蘇軾原文所強調的「絢爛」，是其侄兒未曾經歷過「絢爛」的階段，直接學習他和子由的「平淡」而發。因此，他指出自己與子由的平淡，「其實不是平淡，是絢爛之極也」。「何不取舊日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則是說明了自己昔日經歷過「絢爛」之極的階段，蘇軾以「平淡」來概括自己晚年的作品風格。

⁴² 蘇軾自述儋州生活：「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

⁴³ 司空圖《詩品》在〈與李生論詩書〉提到：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喻、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中矣。……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倘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司空表聖文集》，涵芬樓藏舊抄本，收在《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卷二，頁2。

顯情的結尾，令讀者在「蘇軾聆聽打更聲」的餘韻中，有了許多的想像空間。所以陳新雄論〈汲江煎茶〉尾聯：

如果說五六兩句刻鏤細瑣，則尾聯的飄然一轉，確實是「風湧雲飛」。使我們瞭解到詩人的內心世界，則前面的種種刻畫描寫，只是顯示出它的鋪墊的意義，而全詩的主旨就在這裏得到飛躍和昇華。⁴⁴

綜觀全詩，以范溫「有餘韻」的美學角度細味、反覆咀嚼蘇軾「坐聽荒城、長短更」可以從直覺中得到觸發與感動，這種味外之旨的茶韻「識者遇之，則睹然心服，油然神會。」

五、反常合道、錯覺美感之奇趣

〈汲江煎茶〉為蘇軾晚年在儋州之傑作，歷代詩評家都有獨具慧眼之評，擇其要者列表如下：

書名	〈汲江煎茶〉詩評	人物
《誠齋詩話》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兩字，此尤難下。	〔宋〕楊萬里
《苕溪魚	此詩奇甚，道盡	〔宋〕

⁴⁴ 同注15，頁510。

《隱叢話》	烹茶之要，且茶水非活水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	胡仔
《蘇詩選評釋》	舒促離合，若風湧雲飛。	〔清〕汪師韓
《紀評蘇詩》	細膩而出以灑脫，細膩易於黏滯，如此脫灑為難。	〔清〕紀昀

表一、〈汲江煎茶〉歷代詩評家之評

據上詩評，〔宋〕楊萬里、〔宋〕胡仔以「奇」字讚譽〈汲江煎茶〉，蘇軾因精於繪畫書法之藝術，所以提出「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的美學理論。據〔北宋〕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蘇軾曾就柳宗元〈漁翁〉詩評論說：『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⁴⁵「反常合道」造成奇趣，如果「反常不合道」呢？〔清〕吳喬《圍爐詩話》對蘇軾提出的「奇趣」作了解釋：

子瞻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為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⁴⁶

〔清〕吳喬認為「反常合道」的「道」，是詩美學的規律，「反常」是其手段；如果反常而不合道就是亂談，就不是詩。

⁴⁵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2月），頁67。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

⁴⁶ 吳喬：《圍爐詩話》，收於郭紹虞編訂：《清詩話續編》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608

張高評於《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對「反常合道」之解釋：

所謂反常，指詩中將有無、虛實、黑白、大小、長短、悲歡、苦甜等意象作超常之組合，於是形成看似荒謬矛盾，實則真確和諧的詩味。如此，則語意間隔加大，情境趨向反常，旨趣相反相成，於是留給讀者許多馳騁的想像空間，如此則有象外之象，言外之意。……詳言之，在內容思想上，反常是違反常情，常理、常事、常境與實象不合，與常態乖反；合道，是粗看不合常規，不合邏輯，甚至有些強詞奪理，鬥逞機鋒，出人意表，細究之，卻入人意中，合情合理，中規中矩，切合繩墨。且不失奇妙靈動，透徹精警。⁴⁷

據上所述，這種「悖論式」⁴⁸的組合在貌似不合理之間，找出相似點，製造一種奇趣，產生驚異的效果。表面上看不合常規、常理、常事、常境也不合形式邏輯，但合於審美情感，令讀者感到新穎奇突，別出心裁。

綜上所述，以「反常合道」論〈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

⁴⁷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9月初版一刷），頁21。

⁴⁸ 布魯克斯提出了「詩歌的語言是悖論語言」，認為「詩的本質」在於使用悖論語言，他說：「悖論是詩歌不可不用的語言，而是正合詩歌使用的語言，科學家的真理要求語言清楚悖論的所有痕迹，而詩人所表達的真理只有用悖論語言來處理。」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⁴⁹

此詩從「反常合道」意象看，是詩人的審美錯覺，或審美幻覺所造成。何謂錯覺？錯覺是心理感覺產生真實，當它與情感真實取得統一時，就形成藝術的美感。蘇軾用「貯月」「分江」的視覺錯覺，「以大入小、以小分大」，大瓢本不大，卻可貯月，小杓雖小，竟可分江，在時空錯覺中看似反常，但景語就是情語，在心境上，蘇軾從宇宙萬事萬物中，泯滅物我、大小之差異，奇趣橫生。讓讀者在反邏輯的直觀思維中產生模糊性的美感。

另，頸聯則用倒裝句，：「茶雨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將語序顛倒，引起讀者格外注意，突破貫常的語言規範，如杜甫〈秋興八首〉：「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本為「鸚鵡啄剩的紅豆粒，鳳凰栖老的碧梧枝。」杜甫要突顯「紅豆」與「碧梧」，所以顛倒語序。〈汲江煎茶〉頸聯原語序為：「煎處腳已翻茶雨，瀉時聲忽作松風。」在孤獨、寂靜的月夜裡，斟茶的聲音也顯得特別響。蘇軾改變語序「茶雨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強調聲音意象給讀者的感受。

六、結語

綜上所述〈汲江煎茶〉其審美意蘊有：
 (一)、活水活火、取水擇薪之茶藝，
 (二)、茶禪一味；大瓢儲月、小杓入江之茶境，
 (三)、坐聽荒城、長短更；味外之旨茶韻，
 (四)、反常合道、錯覺美感之奇趣。可見「以茶入詩」的蘇軾是將茶融入生命審美意蘊「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中，美麗的佳人與茶葉都擬人化了，這不是僅是「隨物賦形」或「技近於道」的寫作技巧，而是蘇軾以生命寫茶詩。從〈汲江煎茶〉可看出蘇軾「人間有味是清歡」、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的人品。汲茶、煎茶，

都能使蘇軾身心俱清，人間的情趣正不過如此，這是蘇軾獨特的智慧與豁達。

品讀〈汲江煎茶〉，用心體會蘇軾轉化苦難的智慧，學習蘇軾在孤獨寂寞時，將日常「解頤之飲的茶」轉變為「凡物皆有可觀」的人生智慧。本文從文學審美意蘊論〈汲江煎茶〉，期能更貼近蘇軾的心靈世界。



圖六⁵⁰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一) 古籍

1. [唐]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涵芬樓藏舊抄本，收於《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
2.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後

⁵⁰ 以茶為詩：〈汲江煎茶〉之審美意蘊

⁴⁹ 俞昆：《中國畫論類編》，（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7月出版），頁6。

- 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3. [清] 丁仲祐編訂：《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4. [清] 吳喬：《圍爐詩話》，收於郭紹虞編訂：《清詩話續編》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5. [梁] 劉勰著，周振輔等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6. [清] 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卷四，臺北：華正，1988年。
 7. [宋] 蘇軾著，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上）（下），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
 8. [宋] 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 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9. [宋] 楊萬里：《容齋詩話》收於[清] 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10. [宋] 釋惠洪：《冷齋夜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
 11. [唐] 陸羽撰：《欽定四庫全書·子部茶經》，北京：中國書房，2014年。
 12. [清] 陸廷燦撰，《大觀茶論》收於《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續茶經》北京：中國書房，2014年。

（二）今人專著

1. 俞昆：《中國畫論類編》，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
2. 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3.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4. 石韶華：《宋代詠茶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5. 鍾美玲：《北宋四大家理趣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6.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
7. 王水照：《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蘇軾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

8. 陳新雄：《東坡詩選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年。
9. 蔣勳：《孤獨六講》臺北：聯合文學，2007年。
10. 林語堂：《蘇東坡傳》，北京：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11. 王玲：《中國茶文化》，臺北：九州出版社，2010年。

二、期刊論文

1. 楊惠南：〈禪宗的思想與流派〉，《國文天地》第7卷第2期，1991年。
2. 吳華陽：「枯腸未易禁三□」—〈蘇軾〈汲江煎茶〉詩句析釋〉，《臺北科技大學學報》，2002年。
3. 陳金英：《蘇軾〈試院煎茶〉、〈汲江煎茶〉之論析比較》，高餐通識教育學刊 第八期2012年。

二、學位論文

1. 黃信榮：《蘇軾茶文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論文，2007年。
2. 蔡宗翰：《蘇東坡詠茶詩研究》，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三、線上資料庫

CBETA 漢文大藏經，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第 83 冊，[明] 瞿汝稷：《指月錄》，卷 11。

參考書目

一、今人專著

1. 蘇師珊玉：《盛唐邊塞詩的審美特質》，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2. 李開周：《擺一桌絕妙的宋朝茶席》，臺北：時報出版社，2016年
3. 吳鈞：《一個宋粉的宋朝觀察》，臺北：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16年

- 4.童慶炳：《中國古代詩學與美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5.王水照：《蘇軾選集》，台北：萬卷樓圖書，2016年。

二、論文

- 1.竺家寧：〈論聲韻學之世與文學賞析〉，《聲韻論叢》第九輯，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
- 2.蘇師珊玉：〈「比德說」在陶淵明〈飲酒〉組詩的審美深化〉，《國文學報》第8期，2008年。

Poetry tea: on Su Shi's aesthetic of the "JI River tea"

Ku, Jou-L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ROC Military Academy

Abstract

The successive-generation critics of the classical poetry has given the poem a lot of praises, such as Yang Wanli, a critic in Song Dynasty, remarked in *Random Notes*, "in eight sentences and each with seven words, the whole poem displays fantastic ideas almost in every line"; Wang Shihan, a critic in Qing Dynasty, argued in *Su Shi Selected Notes* Volume Six that "the poem is felt comfortable but compact, separated yet united, as if wind surge and cloud drift"; and another critic, Ji Yun in *Comments on Su's Poetry* held that "delicacy of the poem is originated from a free and easy-going disposition; however, delicacy is easily to give rise of stagnation, that is the reaso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a sit-back-and-relax manner."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work on odes to tea poetry in Song Dynasty, including "Jijiang Fried Tea", as research topics and achieve some valuable contribution and reference. However, all studies leave 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esthetic life of Su Shi and tea poetry, in-depth discussion of Su Shi's perspective—The Way of Tea is the aesthetic taste and lifestyle.

All studies have not dwelled on how Su Shi tried to find and experience beauty in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of Dan Zhou, and integrate the Way of Tea into th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ought with his own life as a poem to paint a picture of fried tea. In this paper,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Jijiang Fried Tea" and the concept of "taste against the grain"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auty of blessing, that is, Su Shi, calmly facing all things, feels our life force given by the Nature. Readers of late ages should learn the wisdom of Su Shi's life, and we have to live a wonderful and meaningful lives, no matter our life be in the mountain tops or deep valleys.

Key words: Su Shi, Jijiang Fried Tea,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